

甜笋如诗

■梅春

春雨绵绵,滋润着闽清的大地,甜笋如诗般悄然绽放。在闽清的山间,这些甜笋如同被大自然赋予了生命,随着春雨的滋润和春雷的唤醒,它们破土而出,为大地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与清新的气息。对我而言,甜笋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童年回忆中最宝贵的珍藏。

在大外婆家的后山,竹林成为甜笋生长的乐园。立春之后,春雨如丝,我迫不及待地跟随妈妈和大外婆,踏入这片绿意盎然的竹林。甜笋害羞地藏在土里,只露出尖尖的笋尖,宛如待嫁的少女,静静地等待我们的到来。

挖甜笋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厚的自然智慧与人生哲理。在大外婆的眼中,每一片竹林都是她的老友,每一颗甜笋都是她的心头所好。她只需一眼,便能洞悉笋的存在。而我,作为一个新手,总在这片绿色的世界中迷失方向,难以发现那些隐藏的小生命。

深入竹林,春风拂面,我寻觅着那鲜嫩嫩的甜笋。突然,脚下一滑,跌坐在湿润的土壤上,手掌传来微微的刺痛,原来是尖尖的笋尖轻轻刺入手心。我忍不住欣喜地呼喊:“大外婆,我找到了!”这疼痛与欢愉交织的瞬间,让我更加珍视与大自然的每一次亲密接触。竹林摇曳,仿佛在低语生命的活力,绿意盎然的竹叶间,透露出大自然的温柔。我在这片绿意中,感受到了生命的脉动,也品味到了寻找的喜悦。

挖笋,需要耐心与细心。我拿起锄头,轻轻刨开泥土,仿佛在为一这些小生命举行一场温馨的唤醒仪式。当春笋那白白嫩嫩的身体逐渐露出土面,仿佛挖掘出了一段段美好的回忆。

这些甜笋,白白嫩嫩,宛如山间的小精灵,令人心生怜爱。它们是大自然的馈赠,是春天的使者,为我们带来无尽的惊喜与愉悦。

挖甜笋不仅是一种农事活动,更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态度。它教会我们,要用心感受大自然的馈赠,用耐心等待生命的成长,用细心呵护每一个生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能收获美味的食材,更能收获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甜笋不仅美味可口,还是营养丰富的时蔬。大外婆总能将甜笋烹饪成一盘鲜美的佳肴,那脆嫩、鲜美、清甜的味道,让人陶醉其中。品尝这道佳肴,仿佛能品味到春天的味道。

在闽清,有一道菜叫糟菜炒甜笋,糟菜和甜笋的组合,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那不仅是时光深处的记忆,更是乡愁味蕾的诗篇。即使身处他乡异地,那熟悉的味道总能触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让人怀念不已。

时光荏苒,我离开了大外婆的家,来到了繁华喧嚣的城市。然而,每当春天来临,那些鲜美的甜笋、大外婆慈祥的笑容和那些快乐的时光总会浮现在眼前。于是,我便会在市场上精心挑选新鲜的甜笋,亲手制作一道道美味的春笋佳肴。每一口都仿佛带着我穿越回那个阳光明媚、笑声盈盈的春天,回到大外婆的身边,感受到那份久违的温暖和幸福。

“我从乡村来” 征文启事

春风送暖来,大地千般芳。为从文学的视角讲好福州乡村振兴故事,全面展示福州人民在乡村振兴中的昂扬斗志和精神风貌,生动记录榕城大地上的新气象、新变化、新发展,以文学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福州日报“闽江潮”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征集文学作品,稿酬从优,欢迎参与。

一、征文主题

围绕“乡村振兴”这一主题,从不同视角,重点展示福州乡村巨变、文化赋能、古厝活化利用、生态文明建设等的生动实践。

二、征文要求

1. 散文 3000 字以内,报告文学 8000 字以内,题目自拟。
2. 文章篇末须标明作者姓名、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联系电话、详细地址、银行账户信息(户名、卡号、开户行)。

3. 截稿日期:2024年5月10日。

4. 投稿邮箱: fzbrsx@sina.com, 邮件主题请备注:乡村振兴+文章标题。

5. 投稿作品需原创,有完整版权,且首次公开发表,严禁一稿多投,严禁发表前在任何平台(含网络)传播,如遇版权纠纷所引发的责任均由作者自负。

福州日报

致敬,懵懂的青春

■尚纲

球桌,在简单的淘汰制下完成了实用球技的锤炼。下午放学基本上在校内打球,滚一身泥回家。那个时候我们崇尚各种素质,会用铅丝做弹子枪的无疑是高手,会跨步“上篮盖帽”的绝对是英雄。谁要是会一两样乐器,那肯定是女生崇拜的对象。

运动会是学校最盛大的节日。运动会前半年时间,大家会热烈地讨论各种运动项目,猜测谁是种子选手。有希望拿名次同学,早就开始了训练,准备为班级争光。在赛场上,每一个有望夺冠的男生边上,都有一大拨嗓子喊得冒了烟的助威女生,这应该是最早的粉丝团吧。

那时的学校,物质和文化都极度匮乏,我们只能努力模仿一切新生事物。当年街上出现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书中呈现出的快意恩仇、纵情江湖的全新世界,深深地迷住了十几岁的我。暑假期间我把多年积攒的旧书旧作业本全部卖给收破烂的,换回一套《射雕英雄传》,天天捧着看,书都翻烂了,里面情节几乎倒背如流。每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苦练“蛤蟆功”、“一指禅”。“蛤蟆功”没练成,“一指禅”也因为教室里屡次使用硬纸团或粉笔头弹得同学哇哇乱叫而被老师禁用了,直接导致我“学武生涯”的终结。

还有一次,偶然间听到高年级教室传出美妙的笛声,一时惊为天籁。在无法突破父母财政预算上限的僵局中,我游说舅舅出资赞助了我一只笛子,有空就掏出来使劲吹,以至于有一次吹到背过气去。每当我掏出笛子吹起刺耳的声音时,总会看到女同学们

捂耳抱头鼠窜。

中学时代的我还在制造热搜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想象力。刚考上一中初中部时,我意外得到少先队三道杠,成为少先大队队长。小学时最高级别仅是一道杠的我得意洋洋地对同桌说,以后你就归我管了,我会罩着你。我意气风发地戴着三道杠,在做早操的学生堆里拱来拱去,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独自陶醉,两天后还是不得不把它摘下来,恋恋不舍地珍藏起来——因为我发现,我这个大队长居然没有一个手下,所有的学生都不戴红领巾了,而我成了光杆司令。

我父亲对我的评价是,“这娃从小就爱出风头”。这个评价贯穿了我的整个中学人设,包括我的学习、写作、社会活动,而到了高中最后一年则演化到了极致:八十年代时西装还是稀罕物,有一天我突然奇想,恳请母亲帮我找巷子口做缝纫的王奶奶订做了一件西装。当时的我是如此特立独行,每天上课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旁若无人地在教室进进出出,看得一众老师同学目瞪口呆。

姗姗来迟的高考,经过老师们的不断渲染,在我的印象中呈现出了张牙舞爪的模样,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穿草鞋和穿皮鞋的不同下场。这个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在工作后仍深陷于穿不上皮鞋的恐惧,我开始大量收藏皮鞋,不管什么场合,只要能穿皮鞋都义无反顾地穿,没穿皮鞋时的我总是那么的不自信。多年以后,当我回想起高考时,有一句话不由自主地在我脑海中冒出来,这句话就是“出道即巅峰”。

朴实的百姓怎不叫人感慨万千呢?

第二天清晨,天刚鱼肚白,我到古镇悠悠拾遗,漫无边际,没有目标,从南门到北门,从东到西,穿梭于街巷,驻足于熟知的角落,触摸着砖瓦与石板,同居民们聊家长里短。当我再次走到西门片区,忍不住拿起手机拍摄,心里五味杂陈,略带酸楚。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将片区拆迁建设前的相片理了理,与现在的相片在同一角度对比了一下,过去的一幕幕如放电影般在眼前一帧帧闪过——

拆除建在斗井上的现代民宅,恢复斗井昔日潺潺清泉,并在边上种植彩色向日葵;将西城巷水泥路面敲除,重现那被沧桑岁月磨得光亮的卵石路面;在现代建筑的立面贴上斗砖,改造成明清古建;拆除西北门两座露天化粪池公厕而改为古建式的公厕;修复 2008 年被冰雪砸得千疮百孔的和平书院……

记不清多少次求教于老木匠、泥工师傅,交流、交谈、交心,大口喝酒,无拘无束,探讨设计方案如何与本地文化完美结合。从他们那里,我品味到古镇封火墙的雄伟、壮实、朴拙;明白了邵武南部乡土特有的“马头墙”翘角灵动之韵,烛窗里的“阴阳”之内涵,削去一个角的墙角藏着道德智慧;知道了古人建屋时通天通地的天人合一理念;感受到老屋也是会呼吸的,修古建是要带情感的,要与每座古建对话,与古人对话;理解了他们建造时的初衷与用心,修复如初原样的古建才是活的,否则形似而神不似,用新“古董”替代“老古董”那是千

古罪人。古镇的先贤总是含蓄地将博大中华文化隐于古建中,一代一代地无声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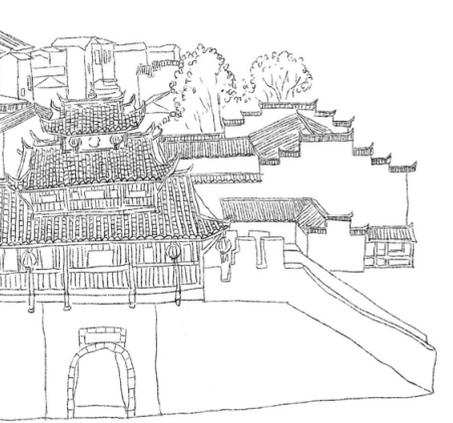
做拆迁收归工作时,囿于办公场所所限,工作组都是登门秉烛夜谈,按拆迁标准详细计算给拆迁户,换位思考分析;倘若老宅不被收归,老宅只能如同暮年的老人慢慢地颓废凋萎,被政府收归,其实就是在保护与传承,总能产生共鸣点。每当遇到拆迁难题时,都是老工匠们替我出点子,带我一起登门,解读方案政策,看似无头绪,但在他们眼里却是四两拨千斤。

心烦意乱时,徜徉古镇里,总能让我除去心灵的躁动,趋于安定。想想呼吸了百年的古宅,传承千年文脉的书院,品品那氤氲在蒸笼里的美味包粽,古镇依旧如昨,我们只是沧海一粟,得失又是何其卑微。

忘不了县丞署边上的老张每年帮我拌霉豆腐;忘不了拿着佛珠的老太太扯着我的袖角向我唠嗑;忘不了退休后开小店的张老师总拿着糕点零食往我怀里塞;忘不了老街上开店的黄阿姨,似乎看到我经过老街时,她丢下客人,出店远眺确认是否是我经过……

古镇人就是这样纯粹,一代一代,你敬重他一分真诚,他回报你十分热情。现在,我就要离开了,遗憾的是,我却无以回赠。

【瞬间感悟】



内那么多子孙的安危谁来保证?我知道这是一个结,一个乡风民俗难以绕开的结。

次日,我带着施工方再次登门,先是当面批评施工方没有通过产权人的同意而野蛮施工,保证绝不拆除神龛,接着我也道歉我们的失误,诚恳地请求理解,并表示肯定会尊重民俗风情,不过产权人也应为开发古镇尽一份力。最终,在不影响设计的前提下,采用喷塑的方式盖住神龛,效果也与设计接近。通过多次交往,我与他们逐渐熟络起来,他也处处支持我的其他工作。我知道这是与百姓交心的结果。

于是,他帮我付了理发的钱,如此

吴世耀/图

梅城印记

■陈腊梅

去完满它,充实它。

匆匆一别,再见已是十年之后。听说将军山的梅花惊艳绽放,心向往之,蒙在梅花的好友尽地主之谊,不介意我慵懒任性,多方安排,幸甚至哉,欣然前往,得以在人潮喧嚣中,另得一番静时空,独享梅花之大美。

汽车沿将军山一路蜿蜒而上,时有转弯,极极狭,才通车,复行至十步,豁然开朗,满山的浅粉色,悄然而至,美得让人猝不及防。和一行朋友下了车,穿梭在梅花丛中。正是冬尽春来之际,一朵朵小小的梅花犹抱琵琶,粉面半开,有几朵白梅点缀其中,凄凄然,若二八少女待字闺中,小调低吟。忆起那日大江东去之沧桑梅江,此情此景,已是截然两种况味。

树上有梅,凌寒而开,地上有梅,落英缤纷,无意间铺成的小道仿佛进入桃花源入口,我们沿落英小径一路探寻,顿觉神清气爽,美景天成。观罢将军山的梅花,进入梅花古城,回转往复的小巷在眼前豁然展开,两侧斑驳的木门高低不平,寂寥无声。正是午休时分,鱼丸店的门口,老板坐着门口的石板凳上小憩,身边摆着好几个大圆盘,刚出锅的鱼丸还腾腾地冒着热气,看老板那笃定的神态,这鱼丸怕是早已被预订了。

“鱼丸”这两字在长乐,前缀若不加上梅花二字,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很多长乐人已经到了非梅花鱼丸不吃的地步,最讲究的老饕,只需一口,就能分辨出眼前这粒小鱼丸是不是来自梅花。海外归来的游子,吃一碗

鱼丸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回家了,一口鱼丸下肚的惬意瞬间弥漫了全身每个毛孔。梅花鱼丸没有大规模品牌开发,没有独树一帜的专利技术,但是逢年过节,附近乡镇的食客们涌入梅花,放心采购的情景,已然让你相信,梅花人一代代口口相传的技艺没有丢失,梅花鱼丸的精髓还在,它已经渗入长乐人的味蕾,成为毋庸置疑的长乐食物地标。

想来也是别有一番意味的,如同梅花鱼丸一样,一个梅花人在人群中,极易被人认出——他特别的口音,最为出名的“这刀”“那刀”,是长乐人皆知的俚语传说,因为梅花独特的地缘,和海,和附近村庄,和邻近区县,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关系潜移默化,便让梅花人自自然然地带着点与众不同。他不说话时,又有一种妥帖和干净的气质,长乐人形容这样的气质为“清楚”。这“清楚”二字和“梅花出美女”之俗语遥相呼应,却又不止于此。

与梅花朋友相谈,甚感自在,待人温谦有礼,腹有诗书,却不外显,刚柔并济,却不蛮横。不过,有一点让人略有微词的是,每每与梅花朋友在外吃饭,你得忍受他对餐桌上食物的“挑剔”：“这鱼实在吃不来,我们梅花处于淡水和咸水交界处,鱼的味道特别鲜美,没这么腥;这欢蟹,还是我们梅花人的古法做得好,先用盐巴腌制,再炊熟晾干,鱼的鲜味一点没丢……”这还只是对食物上的偏执,坐下来多聊几句,梅花朋友就开始转移

感念和平

■丁建发

记得那天下午接到岗位调整的通知,得知即将调离和平镇,心情莫名惆怅。我即刻去了近十年固定的理发店再次理个发,然而,让我颇感意外的是,一个正好在理发的拆迁户却帮我把理发的钱付了,思绪将我带回到那年的“旅发会”筹备期间。

有一个改造布展项目因产权没有明晰而无法按设计施工(设计要求是将私有产权的神龛拆除),前期负责的同事又没有同产权人充分沟通,设计方以为产权是镇政府的,从而造成产权人阻挠施工。我临危受命到了他家,同他谈了许久,倾听他的理由——谁也不能将我家的神龛拆了,不然家族

丁建发

【我从乡村来】

